

构建网络文学产业“核心”路径

□周根红

近年来,随着资本的强势介入和新媒体行业的变局,网络文学的IP开发成为业界的重点,网络文学产业也形成了以动漫、影视、游戏为主的产业格局。由于网络文学IP资源有限,各类市场主体甚至到抢夺IP版权到抢夺作者的合作权。然而,网络文学IP的开发并非灵丹妙药。这也引起了业界的关注,出现了一股反思IP热的声音。其实,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开发应着眼于网络文学的核心价值、运营主体的核心产业与新业态核心要素,构建网络文学产业“核心”路径。

理论上来说,网络文学的产业链可以全面覆盖图书、动漫、话剧、电影、电视剧、游戏、有声读物、音乐、消费品(服装、玩具、文具等),以及主题类衍生品,比如主题公园、主题餐厅、拍摄基地旅游项目、文化地产和旅游地产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全产业链开发是一种理想的产业开发模式,全产业链的开发必须是IP本身具有全产业链的“通用价值”。然而,当前网络文学作品越来越表现出自身独特的产业特点,一部网络文学作品难以确保其在每一个产业链环节都能成功。有些网络文学作品经改编在影视领域取得

了成功,有些则在游戏领域激起巨大反响,更有一些单是衍生品就产生了巨大利润。但是,网络文学作品并非赢家通吃。根据《武动乾坤》《斗破苍穹》《莽荒纪》《天盛长歌》改编的影视作品表现一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周边产品销售额则超过3亿元;根据《莽荒纪》改编的游戏一上线就受到多家主流平台青睐,单日流水突破200万元。事实上,电影、电视剧、网游等各类产业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对IP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因此,开发者应更多关注和发掘网络文学的核心产业价值,寻找其适合开发的产业形态。

跨越行业壁垒,打通产业环节,实现全业务运营,着力全方位布局,成为当前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网络文学运营主体也在网络文学产业的急速发展过程中,走向了全产业链开发一样,网络文学运营主体的产业结构拓展,也不能贪大求全,而是要注重自身的市场定位和市场优势。以视频平台爱奇艺为例,作为视频网站的行业龙头,其充分发挥自身的产业优势,有针对性地做与影视相关的内容,打通文学与视频之间的产业链条,成为第一家发力文学领域的视频平台。从自

制剧到网络大电影再到游戏、动漫,爱奇艺打造了从单一内容到多媒体形态输出的产业链良性循环模式。一些运营主体则利用自身的内容优势,重点立足IP内容的打造,如以打造网络文学优质IP为主要盈利模式的中文在线、阅文集团等和优质内容出版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果麦文化、读客等。阿里文学则非常注重IP源头的打造,从深化服务作者到“合作阿里文学就是合作整个阿里生态圈”,为优质内容的孵化营造产业氛围。因此,网络文学的运营主体要根据自身的优势构建自身的产业生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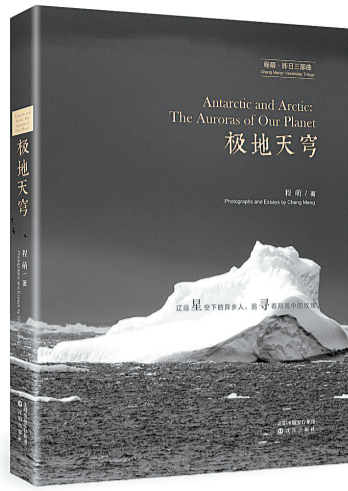
近年来,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趋势。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的实质是通过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催生新的产业业态。文化产业新业态的培育,需要高度重视产业交叉融合产生的增量市场,培育新的文化消费群体。近些年,用户群体的年轻化和网络文学、二次元产业同属高速增长市场,使网络文学和二次元的结合已成为新内容趋势;而动画对大量年轻用户的吸引力和用户对网络文学IP的关注度,使得“网文+动画”的改编作品成为二次元IP的爆点。二次元和网络文学的结合还推进了IP品牌增值、用户付费模式、商业合作

模式升级和广告跨界营销的进程。有的城市更是将网络文学与其他产业相结合,培育出了一些新的文化业态,如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的“江苏网络文学谷”,便是以原创网络文学精品为源头,以IP版权转化为纽带,集网络文学创作、网剧、游戏、动漫、移动阅读、有声读物、周边产品等文、艺、娱于一体的IP全产业链园区,还建有以“文学旅游”为主题的网络文学之家、最美网络文学书店等。2017年,“中国网络作家村”落户浙江杭州,营造集作品创作、项目孵化、版权交易、作品改编、互动交流和影视动漫游戏衍生开发于一体的产业生态,网络作家在此交流、互动、讨论乃至共同创作,形成了以内容为核心的多版权运营产业链。此外,一些网络文学作品的跨文本传播也带动了相关产业或产品形态,如喜马拉雅销售火爆的有声小说,很多都来自网络文学作品。

因此,培育网络文学产业新业态需要充分挖掘网络文学潜在的核心要素,如潜在受众、消费倾向、技术趋势、资源整合、表现形式等,只有推动网络文学新业态崛起,促进文创消费新升级,才能促进网络文学产业快速发展,从而形成完备的产业链生态。

敬畏生命的旅程

——评程萌《极地天穹》



□王雨晴

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艺术,往往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映射,从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再到逃离城市回归自然,追寻远方或许成为缓解现实焦虑的一种自我拯救。

作家、摄影家程萌的长篇非虚构旅行文学作品《极地天穹》(沈阳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从南极探险到冰岛环游,从挪威北角到芬兰极光,用脚步和镜头丈量梦想与自由的距离。作为非虚构文学与影像视觉的巧妙结合,《极地天穹》如在眼前的现场感、真实可感的对话细节和带有哲思思辨的智性表达,无不闪烁着诗意的灵光。程萌将那凝固却又流动着的色彩、光影和动作汇聚成影像之河,世界万物都被他敏锐而感性地凝缩成一个永恒的瞬间。他喜欢在地球上偏远的角落寻觅故事,以跨文化与跨文明的视角观照西方文明,并有意识地突出非虚构旅行和地理文学的文学性。

地球的南北两端,是这个蔚蓝星球上最纯粹的净土,极端寒冷的气候是大自然的屏障。而人类的探索永无止境。1909年,美国探险家皮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1911年,挪威的阿蒙森抵达南极。至此,人类终于来到“地球的尽头”。作为执着追寻的文学学者,20年间,程萌步履不停,行走于南北两极,将所见、所思、所感凝集为《极地天穹》,展现了生命美学、生态美学与生活美学的三重互动。

“敬畏生命的旅程”,这也是《极地天穹》所呈现的核心主题。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当程萌到达冰天雪地的极境,瞩目远眺,自然的绝美和残酷令他感受到一种“冷冽的生命感”。“美”的奥秘源于“人”,人是创造美的主体,而对于生命美学的思考亦从人出发。人类对极地的探索历程,正是一次次对生命真相的追寻。历史与现实的互见,是程萌站在时空原点探索世界的视角。在人类真正抵达极点之前,无数探险家为了心中的梦想而献出生命。20世纪初,那是没有现代通信设备的南极探险英雄时代,沙克尔顿因心脏病突发长眠在南乔治亚岛上,奥茨为了挽救队员选择义无反顾地自我牺牲,而斯科特船长和队员们的冰室至今掩埋在冰川之下。那是他们命中注定的冒险与征途,他们将生命永久地留在了寒冷的真实里。如今,人类依旧没有停止对极地的探索。作为地球上最后一块尚未开发的净土,南极无疑是地球居民理应共同守护的宝贵财富。

当代环境危机正在危及地球生态环境,生态美学正是20世纪以来面对世界性环境危机的积极回应,其核心指向反思人类审美传统与当代生态文明理念二者之间的矛盾。生命哲学所言“万物一体”,正是基于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任何审美和艺术也终将指向终极关怀。踏上极地之旅,首先能感受到的是生命的脉搏。程萌不禁发出感慨:“人类目前的活法,决定着子孙后代的活路。”在程萌的镜头下,企鹅们忙着恋爱、筑巢和喂养宝宝,它们是食物链的一环,有着大自然赋予的生命价值。可是,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过度捕捞磷虾,跳岩企鹅数量正在急剧下降。同样,由于过度狩猎和环境污染,冰鸟的海鸱也数量锐减。人类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生物,但人类终究是食物链的一环,如果没有对其他生命的尊重,那么所谓的发展和进步终将予以反噬。因此,生态美学提出了新的生态观,将地球整体生态系统作为命运共同体,树立尊重自然、关爱自然、敬畏与感恩自然的伦理意识。

生命美学、生态美学之维必然拓展到生活美学之维。质言之,“求真”与“向善”必须以“审美”作为归宿。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经历了实践论、生存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将美学回归生活的“生活美学”,恰是本体论时代的理论建构。对美的发现和捕捉是程萌作为文化学者的自觉感应,芬兰星光下的玻璃穹顶小屋、巨型宏伟的冰雪宫殿和匠心独具的设计型酒店,体现着审美与生活巧妙融合的人类智慧,而马尔维纳斯群岛上的居民依靠风力发电的那种享受自然、拥抱自然、关爱自然的生活方式,则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妙融合。

远方有多远?在旅行者程萌看来,没有到不了的远方。而不曾到达远方的人,永远无法凭空想象大自然的极致之美。程萌穿梭在一段段美好旅行之间,将自然风貌、社会风俗、历史文化与真实的现实生活片段汇聚成永恒的记忆之门,以空间的延伸通往过去到未来的时间之流,聆听历史与现实的滚滚涛声。

民间音乐活态传承的“破局”之路

□冯梓涵

非遗活态传承不能仅靠财政输血,还必须通过适度创新发展来实现自主造血,方能传之久远。然而网络信息时代多样且迅速变化着的大众文娱欣赏需求,又昭示着非遗创新发展之路知易行难。

相较于其他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民间音乐类非遗要打通“破局”之路,所需付出的探索与努力也许更多一些。民间音乐无形无相,无法像其他非遗类产品一样实现选材、造型、工艺等方面的革新,只能从改进表演方式这一点上来下功夫。活态传承是非遗工作者在实践中达成的共识,也是维系民间音乐“精气神”的必由之路。在文娱市场化、信息化、新媒体化的大潮中,若要保障民间音乐创新产品“不变形”“不走样”,活态传承就是最可靠的那一块“压舱石”。

实际上,高校民间音乐专业的教学很早就开始与活态传承挂钩了,这要归结于该专业传统的采风活动。然而,时代在变革,今

天仅凭传统意义上听歌、记谱等初始的采风活动,已不能满足民间音乐活态传承的要求了。从另一方面来看,数码摄录技术的进步,又为活态传承开辟了蹊径,那就是“把文化生境搬到课堂上”。具体来说,就是要运用便携式数码设备,把民间音乐的原始表演场景以及该物种赖以生成、演化的原生态文化生境场景摄录下来,保存为微型纪录片,以辅助教学之用。

因此,高校民间音乐专业需抽调精干师生,对其开展文化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的理论和实操培训,引导其奔赴民间音乐流地域,运用影视人类学摄影的方法开展新型的田野工作与采风活动。这样才有望收获大量来自民间音乐传承地的第一手影像资料,也才能切实地把民间音乐赖以生成、演化发展的文化生境搬到“搬到”课堂上,从而引导学生活态传承中深入领悟、掌握民间音乐的本质精髓与艺术灵魂,逐渐实现民间音乐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

高校民间音乐专业对音乐非遗的活态传

承,最终还是落脚在“用”上,也就是必须把非遗活态传承的成果用之于音乐文娱产业前沿,通过对民间音乐类非遗的创新发展,来促成高校民间音乐人才培养与文娱产业前沿的密切衔接。

此外,要把活态传承之“果”转化为民间音乐创新发展之“功”,根据前沿产业动态选准“点”很重要。根据近年来对京津冀演艺市场的观察,这个“点”可以考虑放在音乐剧上。近年来北京市演出市场统计与分析数据显示,北京市音乐剧观众数量较之前有较大增长。这说明,音乐剧已成为都市群众文娱之新宠。然而我国音乐剧市场长久以来被诸如《猫》《歌剧魅影》等外国经典剧目占据大比例演出份额,本土音乐剧不仅数量不足,而且民族特色也不够鲜明,所以,推出特色鲜明的民族化音乐剧也成为产业前沿的内在呼唤。

对于通过采风摄录积累了大量民间音乐素材的高校师生来说,可以借鉴小品的形式,首

先以民间音乐传承地的人文生活场景为素材编成微型音乐剧,投放到新媒体网络空间中接受观众的检验与反馈,在与网络空间受众不断交流过程中,探索并验证各种唱法、奏法创新的实际效果。比如,将民间音乐与戏曲唱、奏、演方法的结合,民间音乐和曲艺表演的融合,等等。上述这些理念,都可以在微型音乐剧的创、编、演过程中逐一转化为现实,并根据受众的反馈来把握其欣赏趣味,从而找准民族化微型音乐剧唱、奏方法革新的方向与路径。

综上所述,活态传承是民间音乐实现产业化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要前提,而高等院校的民间音乐教学正可以作为桥梁有效沟通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这两端。因此,高校音乐专业可通过深入民间音乐传承地采风摄录来实现对非遗的活态传承,进而通过民族音乐剧创新来推动民间音乐非遗的创新发展,借此推进自身人才培养机制变革,为新时期民间音乐产业化开辟新的发展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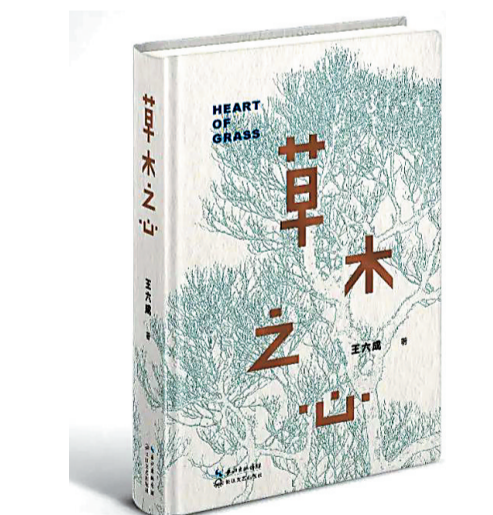
心灵故乡的守望

——王六成诗集《草木之心》读札

□赵会喜

故乡是诗歌创作的永恒主题。王六成的首部诗集《草木之心》(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正是从乡情、乡思和乡愁等维度展开的倾情抒写,作者从微观叙事层面较为真实地呈现了故乡的美好生活场景,深情回答了社会变革之下的时代之问。

巍巍太行山脉和川流不息的漳河水,是作者笔下故乡浑厚的背景色彩,是诗歌酝酿的沃土。村庄、亲人、街坊和小镇上游走的商贩,院落、胡同、羊肠小道和打谷场,泡桐花、石榴花、老槐树、黄菊花和飘落在炊烟上空的雪花……一幅幅故乡的生活图景,共同构成了作者诗歌世界的根和魂。对同一主题的反复抒写是不同生活际遇的真切反映,由此在这样平凡单调而又忙碌的生活中,才创造出故乡平凡人物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太行山,你深沉的呼唤》《谁会在太行山东麓等候》和《月光温暖了青石板》等篇章写的是守望中的太行,“与风雨邂逅/历经千年生死相守”,如父辈“深沉的世界”,亦如少年“徘徊着孤独的风影”。《漳河北岸》《断流的漳河》等篇章,作者并不局限于漳河本身的表象,而更多意义上



指向历史层面进行抒写。

亲情和乡情是这部诗集一个重要表现主题,大部分诗歌是以景写人,随物赋情。如《石榴树》:“母亲把她的果实当作礼物送给她最惦念的人,母亲老了/心里有宇宙里复杂的星系/亦如你,和你的果实。”作者以他者

的视角写景观物,试图建立石榴树和母亲之间的现实与亲情关系。石榴树作为农村普通而又常见的植物,又有民间精神的隐喻以及对美的回溯、对爱和青春的向往以及细微世界的牵念。相对于石榴树而言,花的火红、果实的金灿,都有可能在母亲的世界里被赋予不同的生活色彩,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愈发现出一种生存状态和生命意义的不同打开方式。《一场雪来得很巧妙》写的是母亲对孩子的纯粹之爱;《我心中的小石榴》写的是“我”和小孙女之间一种亲情叙事关系;《行走在山坡上的黄菊花》写“我”的童年之梦,“去寻找带着露珠的飞翔”;而《草有生命》写的是爷爷对大自然草木的虔诚和敬畏,“草有生命/它们行走在风中”。实际上,“草木之心”亦即尘世之心、大爱之心和生命之心,这也许是这部诗集的匠心所在。

以上诸类诗篇,从表层上看是写景状物,实际上在写与此产生关联的人和事,同样的物象却有不同的人生境况。此时,语言于此,才得以敞开心扉在言说,于现实中的不可能创造出语言的可能性,这对任何一位诗人来讲,都是极其严峻的挑战,在众声喧哗和传媒语境纠缠的当代,语言的自觉意

识应成为诗人追求的重要选项。

这部诗集的“孤寂之境”和“无非相忆”两个章节,在主题表达上相近,主要写的是“小我”和“大我”之境,爱情和友情的归属诸类。作者以个人化的心灵修饰构建乌托邦之城,在回溯过往的同时指向未来的不确定性语境,以期在达成某种默契之时又可能预设新的矛盾。实际上,现实一直都在坚实的大地上盛开着眷恋的花朵,在遐想远方之余,诗意却早已栖居在我们身边。这是诗人在情感和认知上的悖论,并以此来支撑着灵魂孤独地前行,比如《我想回到二十岁》中,“我很想知道/你是否在老地方等待我的归来”。

在新媒体时代,诗歌以新的姿态重返故乡场域,在艺术表现力上也将展开更加多样化的富有生活气息和时代气象的叙事。现实生活总是与个人的理想有着巨大偏差,有时甚至截然相反,世间的一粒尘埃,既可澄明之境,亦可有一座大山般的压力。诗人的生存法则就是语言的突围,语言本身有无限的可能性,才让人们由此找到心灵上的慰藉。作者在语言的及物性、现代性和未来指向性等方面,始终保持着鲜活的艺术感受力,从而努力创作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

方寸之间,手艺人人生

——评《这不是手艺,这是生活》

□陈羽茜

很多器物都是司空见惯的物品,但因为是手工做出来的,里面就有了人的情绪和温度。翻开赵勤的随笔集《这不是手艺,这是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时间似在不经意间放缓了脚步,书中的人、物、事于记忆中逐渐清晰,在作者不疾不徐的叙述中呈现出不懈的生命力。

该书借“手艺”之名,但并不聚焦于细致繁琐的手艺制作过程,而是以非虚构的方式记录当下手艺人的个体生存境况。酿酒、编织、做琴、开脸、捏泥、厨艺、美甲……作者将自己多年来游历各地的经历与见闻穿针引线,缀句成文,精心收录十八门手艺及其背后的十八位手艺人触动人心的故事,给读者带来思考: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生活在方寸世界里的

手艺人该何去何从。

真实,是该书的主基调。全书共18篇文章,呈现出18位手艺人真实形象。作者以一颗细腻、虔诚的心还原了人物出神入化的手艺——竹器大师李淑芳老成持重又不失活泼灵动的编制手法,“乐器王”艾依提·依明洞悉木头选材的手艺,一件件掺杂着过往喜怒哀乐的人生故事,汇成纸上烟岚,引领读者走上街头集市、草原田间,了解手艺人的过往、迷惘与思索,在与他们同悲同喜的历程中,传递出中华传统技艺历久弥新的厚重底蕴,洞见一代代手艺人持之以恒的初心坚守。就像《安顺的回家路》中师父常对安顺说的那样,酿好一坛酒需要靠心性,守住一门技艺也需入心、入情。

手艺的传承来自一代代人的坚守,这既是谋生手段的专家,也是民间精神故事的续写。作者用动人的文字带领读者走进手艺人内心最柔软之处,放下浮躁,体味他们对生命的坚守。

始,我更关注手艺本身……随着采访的深入,我知道了他们的困惑、开心、难过以及种种复杂的人生滋味。”作者寻访手艺人的过程中,采撷了他们曲折动人的生命体验和灵魂跋涉的心路历程,并将自身认知与感受融入其中。一桩桩、一件件掺杂着过往喜怒哀乐的人生故事,汇成纸上烟岚,引领读者走上街头集市、草原田间,了解手艺人的过往、迷惘与思索,在与他们同悲同喜的历程中,传递出中华传统技艺历久弥新的厚重底蕴,洞见一代代手艺人持之以恒的初心坚守。就像《安顺的回家路》中师父常对安顺说的那样,酿好一坛酒需要靠心性,守住一门技艺也需入心、入情。

手艺的传承来自一代代人的坚守,这既是谋生手段的专家,也是民间精神故事的续写。作者用动人的文字带领读者走进手艺人内心最柔软之处,放下浮躁,体味他们对生命的坚守。

